

2011 年 10 月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第三十七届会议

2011 年 10 月 17—22 日，罗马

世界粮食计划署 执行干事 J.施林女士的讲话

1. 谢谢各位在过去两年发挥了特别领导作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改革的、优秀的新粮安委—这个世界需要我们。粮安委成立可能有 37 年了，我们需要用新的方式思考，给会议带来新的思想。雅克·迪乌夫，谢谢你主办粮安委联合秘书处，感谢你的团队所有成员所做的领导工作；Swaminathan 博士，能够与您在一起是我的荣幸。没有哪个人比您更关注全球粮食安全和世界饥饿了，那万泽总裁，与你一起参加活动是我的荣幸。
2. 2008 年全球粮食系统供应发生了危险的中断。这是对我们的提醒，是我们的预警系统，重要的是我们清楚所发生的中断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这方面的许多问题，我就着重说几点，一点是关于供应。实际上有足够的卡路里使每个人都能得到 2 700 千卡。但我们不知道粮食在哪里，如何得到这些粮食，而有的国家无法下粮食采购订单。
3. 第二，我们了解到，在许多国家，80%的人们没有后备计划。粮食系统出问题，世界上大多数人民都没有安全网系统，我们已经看到了结果。

为尽量减轻粮农组织工作过程对环境的影响，促进实现对气候变化零影响，本文件印数有限。请各位代表、观察员携带文件与会，勿再索取副本。
粮安委大多数会议文件可从互联网 www.fao.org/cfs 网站获取。
与会代表登记注册时将得到所有文件的电子版。

4. 第三，我们再次看到让小农承担了太大风险。所有这些风险都由小农承担，直接影响他们的膳食，使各地小农一夜之间食物减半。饥饿的人们和小农所承担的风险很困难，我们还知道，比高价更麻烦的是价格波动，因为农民不知道他们生产的产品能得到什么价格，他们能否支付那些投入物。

5. 我们还看到快速信息传播导致世界各地粮食供应系统中断。我们通过快速信息传播看到的变化猛力打击了粮食领域。我记得 2008 年走遍世界，想要了解全球化食品价格如何几乎一夜之间在地方层面产生了共同影响，即使在地方食品市场。例如在埃塞俄比亚，我来到谷物市场同商人交谈。我去的地方没有电，粮食是通过驴子运输的，我来到一个摊位前问商人，“今天上午你是如何确定你的苔麸和其它谷物价格的？”这些价格基本上反映出我们在全球所看到的情况。他说这很容易。他每天早晨醒来后上互联网，看芝加哥商会行情，然后确定价格。他说因国家穷，所以他的价格要低 10%。我认为我看到的是市场全球化现象，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村庄普遍发生。

6. 我们来到这里参加粮安委会议；这是全球粮食安全指挥室。世界要求会议厅在座各位和我们专家组负责就如何应对已经拉响的红色警报提供指导，除了我们这些人之外，没有其他人可以求助了。我们这里就是指挥室。我们需要调整关于全球粮食安全的思路。我想说几点想法。

7. 如果你来到技术世界，这里的概念是，为了稳定核心，确保信息系统流畅运行及电子邮件系统正常运作，你需要在前端投资 5%，在后端投资 5%。前端的 5% 用于研究在系统中如何设立减速装置和防火墙，从而就不会使整个系统瘫痪。有了调节机制，系统中的任何故障只产生小规模影响，可以管理和处理。

8. 如果在粮食领域也采用这种前端方法，我是指预警系统、安全网、从当地小农手中购买、人道主义粮食储备等，还有我们正在探讨的在系统中建立减速装置或减冲击装置。我认为这些手段是通往理想的粮食安全世界的临时桥梁，作为系统中的冲击缓冲机制始终需要。这就是技术上所谓的手动调节。当所有其他办法都没有效果时，得设法使其运作，在粮食领域，我们真的没有其他办法。我认为那就是紧急系统，当系统瘫痪时，你必须面对现实，必须有一个运作的系统可以使用并支持核心。

9. 然后你就有了核心，有了由私营部门提供的 90% 的投资，有了粮农组织等其他机构用于实际生产粮食及保证供应的专业知识，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但我认为，除了这些粮食生产问题之外，还需要启动这两种手段。关于粮食生产问题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但旨在稳定核心的这些手段没有处于理想状态，我认为我

们需要有信心使世界和各国有能力处理波动、价格和供应等新的常态问题。因此让我们看看我们已经知道的情况。

10. 我们看到一些国家虽然不是粮食生产国，但也稳定了其核心。我坐在这里并不担心新加坡会发生饥荒，我也不担心中国和印度会发生饥荒，因为这些国家建立了这种有抵御力的系统，我认为这些国家的经验就是，不要直接击打饥饿这头困兽，而是要驯服它，你需要有手段来驯服它，此外再建立一个也能应对的全球系统，我们从 2008 年的教训中知道了这一点。

11. 所以今天上午我来到这个会议厅提出问题，“我们是否已经做好准备进行认真讨论，以确保 2008 年的问题不再发生？”现在情况好多了，我们建立了内部系统，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这些事可以大规模进行；我们看到巴西做了。我们也看到其他国家做了。我们还知道这方面投资是有回报的。经济上必须为粮食安全系统和农业生产提供投资，这有充分理由。世界粮食计划署和美洲开发银行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各国营养不良和饥饿的代价是，每年由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高发生率而平均失去了 6% 的国内生产总值。这就是为人力资源丧失所付的代价，因为人们及其健康受到损害，从而失去了对社会作出贡献的能力。对于受影响最严重、粮食最不安全、进口依赖性最大的 36 个最不发达国家来说，这项损失大约为 2 600 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世界银行告诉我们，只要在营养领域提供 100 亿美元投资，发育不良的儿童就可以减少 3 000 万，急性严重营养不良发生率可减少一半。我们可以解决这些国家的营养不良问题，如果增加投资我们不仅可以减少饥饿，而且还可以驯服饥饿这头困兽。而且我们知道粮食不能长期靠慈善，我们知道建立一个粮食系统，从研究种子和技术、收割、储存、生产和交付到在这些领域提供投资的整个过程，在价值链上游和下游提供了就业机会。

12. 我要赞扬 20 国集团，赞扬所有这些国家和法国，特别是赞扬他们的粮食安全行动计划。我认为，探讨这个系统和需作调整的手段，为世界安全系统建立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包括考虑人道主义粮食不受出口禁令限制，讨论各区域各国家需要拥有人道主义应急储备，对小农提供支持，十分重要的是建立农业市场信息系统，从而使我们知道粮食在哪里。这还需要加强粮食和营养安全网，我们知道这种安全网可以加强而且也能够承受。

13. 因此我想感谢 de Luna 主席，感谢各位。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有一个了不起的议程，我们在离开这里时需要有清晰的思路，向世界领导人指明方向并提出建议，因为我们知道，在领导人发话不允许发生饥饿之前，不会有任何变化。等领导发话不让儿童饿死之后，所有这些系统都支持这位领导。